

万 方

天上， 又多了一颗星星

收获丛书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万
方

天上, 又多了一颗星星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
成都

责任编辑：曾志明

封面设计：戴 卫

天上,又多了一颗星星

万 方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印张5.625 插4页 字数94千
1983年9月第一版 1983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6,800册

书号：10118·726

定价：0.63元

—

我不懂自己。

这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。在我三十岁的时候，我竟弄不懂自己了。

明明头上有一个亮晃晃的太阳，还有晴的天，这是个透明的早晨。

街上，人们熙熙攘攘地迎着我，又抛开我，或超过我，走来或走去。一切正常。正常得就象人类所有的传统和习惯。在匆匆的节奏里，我也匆匆的，迈着我的腿，甩着宽大的裤脚。

但，我不明白。我烦。

每一天，我都是这副样子来开始。今天算好的，有太阳，很明媚，鸟儿在一声声啁啾。

2164来了。

我几乎不是从车身上印着的数字，而是从远远的就从车窗里探出的那个大头、那张大脸上的大黑框眼镜认出的。就象条件反射，我跑起来，在车进站时，我准确无误地追上它。圆润的声音，有点油腻，

从那张大脸上的两片厚嘴唇之间发出来，“百万庄到了，请先下后上！”

差二十五分八点。

我坐在椅子上。椅子的一条腿短一些，并且越来越短，不住地摇晃。难道非要我一动不动才行吗？

阳光在地上爬。

小的时候，我坐在教室里，一边听数学老师干巴巴的声音，一边看着阳光在地上爬。从第二排爬到第一排，再爬，爬上黑板。

这儿不是教室。阳光爬上了墙。墙很白，最近才粉刷过的。科长说，是为了光线，为了我们的眼睛。

我有一双3.0的眼睛。左右各1.5。

这眼睛用处不少。看变化莫测的天，看千奇百怪的脸，看纷沓的脚在尘土飞扬的路上移动……，还看书。但，归根结蒂，它生来是为了现在，坐在雪白的四壁之间，动也不动地趴在桌上，看眼前铅印的校样和手写的稿子。眼球机械地转动。

八小时看四万八千字。

八天就是三十六万。八个月呢？八年呢？

我的可怜的眼睛。

铁路隧洞。操作规程。见鬼的工程对数表，密密麻麻的。当然，也有运气好的时候。那次，半天就碰上了两幅照片。一幅是西德进口的内燃机，一幅是远在天边的一座桥梁。我用手指轻轻地翻了两

下，就把三千个字翻过去。

就象她们现在这样，我也曾为挤成一团的对数表烦躁，为一幅、两幅照片就美滋滋的。可，就连这点儿孩子气也荡然无存了。现在，就是科长推开门，大声宣布，从今以后，你们每天只看三万字，我的心会不会跳得轻松一点呢？我想不会。

它出毛病了。一天比一天沉重。怦怦声已成了通通声。我会无缘无故地感到喘不上气，憋闷。

所有的人都劝我，到医院去，找医生，作心电图。怎么搞的？年轻轻的，真糟糕。

可我不去。我知道，我从不怀疑，我将会听到医生说：你一切正常。

隔壁房间里的电话响起来，铃，铃，铃……，怎么没人接？今天谁也不盼着什么人吗？有的时候，电话铃一响，连这屋的姑娘都会蓦地跳起来。好家伙！听那边那懒洋洋的步子，懒洋洋的声音：“找谁呀？”一个不长不短的停顿之后，又是拖拖沓沓的脚步声。

我的注意力分外集中，望着门，果然，门打开了，“嗨，你的电话。”心莫名其妙地跳得急促了，见鬼，除了熊，还能是谁？！只有熊。

话筒里响起了熊那熟得不能再熟的声音。

“喂？……喂？……干吗不说话？”

他一定是听见了我在喘气。我又一次强烈地意识到，我们是天天晚上睡在一张床上的人，天天听着

对方的呼吸。

“没什么，挺好的。你有事吗？”我问。

“没什么事儿。”

我真想说，得了，行了，别装样儿了。但我还是声调平和地问：“你晚上回家吗？”

“回呀！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晚点儿，行吗？”

从什么时候起的呢？他总要打电话来问我“行吗？”好象我也是个“妻管严”，他得从我这儿讨时间、讨自由似的。哪天，我得告诉他，你可不是个叫花子，从前、以后，都不是。

“行，随便。”

“你知道，大都要结婚了，好事做到底，就剩一个沙发了，最后一个……”

“你不是有门钥匙吗？”

“有哇。”

“那不就行了。”

“那，你干什么呢？”

“你说呢。”

“你到我家去吃晚饭吧！干完了，我也去。”

“算了。”

“今天老太太那儿有鱼，活的。”

活鱼！

“不了，家里还有面条，不吃该坏了。”

他咳嗽了一声，很可能还咽了口唾沫：“那好吧，我尽量早回来。”

“随便，真的。”

“那，晚上见。”

“嗯。”

我按了一下按键，耳边响起耳机里的长鸣音，“嗡——”他一定认为我不高兴了，一定的。我的冷淡的声调和简单的回答，大约也被认为是“妻管严”的一种较为含蓄的形式。那就让人认为去吧。难道我一定得高兴才成。有什么值得高兴，或者不高兴的事儿呢？

我把话筒放好，慢慢地走回我的桌子。没有人抬头看我，连施姑娘都在埋着头，看她的校样。我呆呆地坐了一会儿。其实，他真没有必要解释，做沙发，砌厨房，修录音机，或者是打扑克儿，这些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不过都是一个意思，我将一个人呆着。今天晚上，又是我一个人了。不，为什么哪儿都只有我一个人呢？……原，你在哪儿？

吃午饭了。

大伙的嘴一起蠕动着，把米饭、馒头咽到肚子
里，把一串串的闲话吐出来。

我却渐渐地会了，把话也嚼碎。

“下班了，谁跟我去西单？”

我恍惚地听见施姑娘在问谁。我吗？但已经有人搭茬了。

“去干吗？”

“好事儿。”

“得了，别又玄乎了。”

“哎，真的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……

“老天爷！你怎么了？……嘿！”

我？！

我终于看到从对面向我发射来的惊异信号。我的目光越过桌面迎上去。怎么，我的样子很怪吗？

“你又发愣，真傻！”她总是聪明的，这姑娘，她总能在我溜开的时候把我当场抓住，她总在关心我，因为她是我要好的朋友。

看来，我只有接受她关于我的任何臆想了。

“行，我接受邀请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施姑娘的眼睛又黑又大，是我喜欢的那种，尤其在她惊异的时候。

“去西单呀！”

“你都不问问为什么要去！”她前倾着，嗔怪的样子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我问。

“有好看的灯芯绒。你不是说你最喜欢灯芯绒的衣服吗？”

灯芯绒？当然。

我买了一块灯芯绒。在我的包里。不是为我，而是为她，她的热情。

布还说过得去，很暗很暗的格子，朦胧着。也许，这冷色调也打动我了。

事实上，我已经用行动谢了她。我们几乎在喧闹的街上转了一个小时。她说她喜欢霓虹灯。

——妈妈，快点儿！好妈妈！

怎么了？

我们去看米老鼠，看它的眼睛一亮一亮的。

“好吧，好吧。”妈妈的眼睛也很亮。我背着我的书包，在人流中走。妈妈拉着我的手。我的小手在她的大手里，又软又暖和。

后来，我手里拿着一把棒棒糖，书包里装进好多本小人书。我们在霓虹灯里走。妈妈给自己买了什么，我从不知道。

“小女儿，高兴吗？”

“妈妈你高兴吗？”

“你高兴我就高兴。”

我是多么高兴啊！我的手那么小，妈妈的手，真大。

.....

夜晚，依然川流不息。不过是一种松泄涣散的节拍，沸沸扬扬，弥漫着城市。

我独自沉思着，置身在你来我往的人群中。有人碰了我的肩膀一下，我猛地回过身，一个高高大大的背影。为什么，他不回过头来？就在这一刻，我把他想象成原，伸手拦住我的去路，对我说：喂！还认识我吗？我用力拉住他的手，紧紧地攥着。于是，我将不再孤独。不再惧怕这活动的人流，无声地把我卷走。

我跑步。尽可能的每天晚上都跑。我绝不在早上凑热闹，因为那不是我需要的。晚上，我用跑来平息自己，借以驱散白天莫名的懊恼。单调、机械是十分可怕的，但也有它的独到之处。听自己的脚落在马路上，听自己呼呼的喘气，人会渐渐松弛下来。

就象置身荒漠。

熊不止一次地感叹：“你呀！真有股邪劲儿。”他怎么能知道我所感受的？我一个人。除此之外，只有这条溶在黑暗中的街，在脚下轻轻颤抖。我把夜一口一口地吸进我的胸腔，让它在那儿发酵。我简直可以一直跑进我的梦。

熊还没回来。对于那种焦心的等待，我早就淡忘了。曾经，我象傻子一样地担过心，怕他被车压了，怕他遇上了坏人，后来我才知道，我有多可笑。我

忘不了那一次，深夜，我等他等得惊恐万状，简直想到派出所报案了，这时候，他回来了。他告诉我，一辆汽车和一辆小吉普撞上了，司机丢下吉普车就跑，“我们哥儿几个腿都跑直了，才把他逮住。那小子躺在地上撒赖，也真有他的，那辆车是他偷的。……”我看着他的那张神情激动的面孔，听着那兴奋无比的声音，我渐渐地明白了，对于他，永远谈不上出什么事，所有的事，都是他自己找的。

不过，关窗帘的时候，鬼使神差，我的额头仍贴上窗子。玻璃很凉，这使我清醒。我究竟在张望什么？即使熊回来了，又怎么样？一个人，会变成两个人。可我需要的，并不是数量。

所以，还是快躺下吧。我不是那种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人，我知道，如今，我只有回忆。只有曾经和原在一起的分分秒秒。这才是最亲近的。它们分布在我的周身，随着血液流淌，每时每刻，都一点点地流过我的心脏和大脑，循环往复，以至无穷。多久以来呢，我被回忆纠缠着。不对，是我纠缠着回忆，死死不放。简直就象是抱住一个救生圈，似乎要是没有它，我早就沉没了。淹没在现实的……，什么呢？我说不清。

我躺在床上。我常常觉得，这张床，真象是回忆的波涛中的一座岛屿。现在，灯已经关掉，窗帘也拉紧了。黑色的静谧抚摸着，把我紧紧包裹起

来。但是，我听得见，风中，树叶正悄然离开母体。

今夜，我又一次想到那间小屋……

在那间背阴的小屋子里，我孤独得连影子都没有，蜷缩在一块硬木板床上，每动一动，身下的草垫子就会发出嘶哑的沙沙的声音。我尽量不动。

窗口已经很暗了，我用木板钉了一半。我怕。阴影在墙上沉重地晃动，是风吧。我眯起眼睛，让目光一点点在小屋空空的四壁上移动，这样，我会感到我活着。

一切都在。堆在地上的书，有爸爸的，有妈妈的，都在。它们在那儿，就象是爸爸妈妈坐在角落里，灰暗，破旧，颓然地低垂着头。他们根本不在意我的存在。我徒然地躺在他们面前。

爹走了多久了，我都记不清了。我能看见的，只是他的背影。一只胳膊下夹着一个被子卷儿，另一只手拎着脸盆。网兜的绳子太长了，脸盆老是磕他的腿，使他走路的样子显得很古怪。

我追他了吗？追了，也没追。因为他并没有回头。他没有再看我，还有妈妈。

妈妈，妈妈呢？

我记得当我赶到的时候，妈妈的头向后仰着，地上的血还没干。其实，那是不是血我并没有看清，数不清的手在拽住我，使我一动也不能动，甚至连

眼泪都流不出来。但是，我可以想象，我会想象，这天底下最要命的功能。我曾一万次地想象，从六楼顶上往下掉时，她会有什么感觉，这念头折磨得我几乎发疯。直到我终于说服了自己，感觉或不感觉又有什么要紧，要紧的是，没有什么妈妈了。

屋子里愈来愈暗。最后完全黑了。每到那种时候，我就会觉得自己象是藏匿在森林里的一头动物。无疑的，当人只为生存而活着了，跟动物也就没什么两样。而那就是我，和我那可悲的堕落。

但是有一个人，救了我。就是说，我又象人一样地生活了。不，是生。原说过的，“生活，放屁！生和活根本不是一回事儿，生和死才是同一个命题。”如今，我每天每天想着的，就是他，以及他所意味着的生。

那是十二月三十一日。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。应该说是除夕，可那时我惧怕这种说法。那天，天空象一块灰褐色的画布，紧紧地贴在窗户上。那阴郁的色调渗透在空气中。从黄昏起，我就上床了，用被子蒙住头，抵御那些在严寒里震荡着的鞭炮声。

后来，我听见一种吱吱的声音。踩着雪的脚步，从远处移近了，吱吱的，让我心酸。我马上想到，是妈妈回来了——她下班后去买东西，回来晚了。吱吱声却拐向别处，消失了。我的眼睛因痛苦而发亮，没有人会走向我的小屋。

然而，那一次，当吱吱的脚确实来到我的门前，停住的时候，我却没有听见。我睡着了。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敲门，事后我也忘了问他。总之，他来了，我却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预感。

我惊醒了。当我翻身坐起来时，还以为是在梦里，否则，怎么会有一个人站在我面前。

是他先说话的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他的声音在空间里寂静地传播，触到我的皮肤，然后钻进大脑。

“我来看看你。”他说。

“看什么？”我的声调里充满了挑衅。

“给你拜年。”

他平静得无以复加。我打了一个冷战。这个家伙，难道他要这样来欺负我吗？

以前，妈妈和她班上的学生一样，叫他“圆心儿”，他姓原，大伙都爱围着他转。那时候，他们经常一群群的到家里来找妈妈。我从来不和他们搅在一起，处处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。也许我居然懂得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愈发吸引了他们的注意，喝，瞧她，连笑都不笑。理她哪，装样儿。

可是只要他一来，我的一切赖以骄傲的条件便不复存在，他成了当然的中心。奇怪的是我并不嫉妒，我只是常常感到一种无法解释的懊恼。可能只因为他从不象别的男孩儿那样，偷偷地看我一眼。那时我有个小姑娘家的爱好，攒糖纸。我渐渐发觉，

在我家的纸篓里，总有一张张花样不同的漂亮糖纸。后来，我终于看到了，那些糖是他吃的。我非常想问问他，却从来没敢开口，我只怕他会不承认。抄家的时候，他也来了。当我看见他胳膊上带着宽大的袖章，和许多人一起走进屋时，一股被掏空了的感觉，使我两腿发软；只觉得天地间一片昏暗，光明绝不会再来了。我憎恶那些狂暴的脸，但我加倍地诅咒，他那双结了冰的眼睛。

而这会儿，他就站在那儿。我拚命地瞪着他，那副恶狠狠的样子，一定很可笑。

果然，他笑了，象是看到了该看到的东西。他再没说什么，转过身，站到小桌前。我看见他撩起大衣，从里面拿出了什么，放在桌上，然后，他回过头来，审慎地打量我，眼睛亮得出奇。而我呢？

直到今天，我仍可以准确无误地感受到当时的心理状态。周身的每根神经都紧缩着，人仿佛聚成一团。如果必要，我就喊，院里的人一定都在家吃饺子。

“吃饺子吧，趁热吃。”我听见他这样说。

什——么——？！

后来，他告诉我，我的嘴就那样张着，忘了闭上，样子又呆又痴。直到他让开了一点儿，我看到了小桌上的饭盒，看到饭盒里的饺子，真的在冒热气……

他说，他还以为我是馋的呢。这个坏蛋。

我是很饿了，因为晚上没有吃饭。那一饭盒饺子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极了。然而，我始终不知道饺子是什么味儿。我没有一时一刻不觉得，他，坐在我对面。

他一直不停地说话，我几乎跟不上他。慢慢地我才适应了他的滔滔不绝。他告诉我，外面的雪大得要命，简直要把房子、树、街道、人，所有的人，都埋起来。“你怕吗？”他问。

“不，我喜欢。”

“再也看不见共产主义，看不见天上的星星，再也吃不着饺子，你也喜欢？”

我咬了咬嘴唇。接着，他问我最喜欢什么，我毫不迟疑地说我最喜欢“贫”。妈妈曾说过，他是个贫嘴大王，那么好，我希望就这样不停地说下去，“贫”下去。

果然，他告诉我他最喜欢星星，因为每个星星都是一个人，而特别亮的星星，就是革命者。“你呢？”“我想我也很亮。”他的口气自信得发邪。我抽冷子问他：“你喜欢太阳吗？”他想都没想，就说了：“太阳，也是一颗星星。”

后来，他打了个喷嚏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笑了。他马上说我这个屋子太象个冰窖了，他真佩服我的耐寒能力。“我是冷血动物。”我说。